

# 漫画漫話



期二卷一

頁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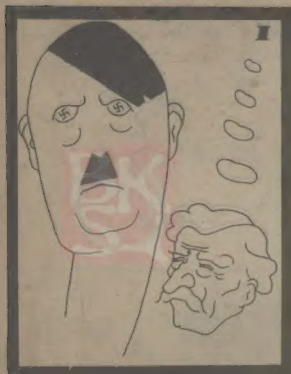
# 漫 画 漫 話

## 第一卷二期 目 要



三天(小說).....	羅 洪	慈濟家的青眼.....	佛 朗
第二街(小說).....	沈聖時	學字.....	柳 湜
檢木情于(小說).....	夏征農	我也談生活態度.....	周 勝 伯
咖啡店侍女之歌(詩).....	洪 濟	俺們山東人.....	洪 杏 橋
詩經今譯.....	顧 詩 靈	借了死人作法.....	周 木 齋
殖民地監獄(散文).....	樊 兒	盲從.....	艾 思 奇
歸來(還寫).....	時 飛	今年滿百年紀念的文人.....	錢 歌 川
狗男女(外二幅).....	黃鼎彝		
痰(及其他).....	甘人夏等		
木刻二幅.....	李 樺 等		
失業問題(及其他).....	胡同光等		
封如畫.....	蔡若虹		
		英國外交界的出巡.....	張 謇
		五月史實.....	史 毅
		社會像(三幅).....	許炎琴
		夜之街景.....	夏之雲
		東西兩戰神(彩色).....	張 謇
		不調和的結合(彩色).....	黃士英
		悲劇的序幕(彩色).....	蔡若虹
		人車人(彩色).....	江 揀 良

(一) 在德國遇着了討價過高的德國人民領袖兼總理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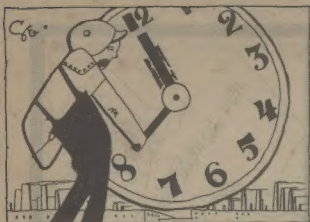
(二) 在莫斯科遇着了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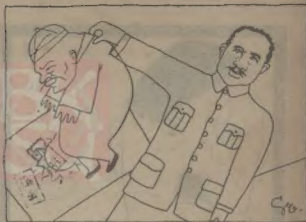
(三) 在波蘭遇着了左右為難的波蘭陸軍總長畢蘇茨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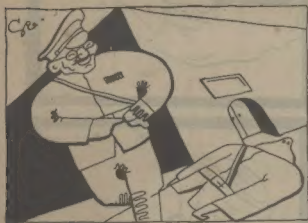
(四) 在布拉格遇着了聯法親蘇的捷克外長貝奈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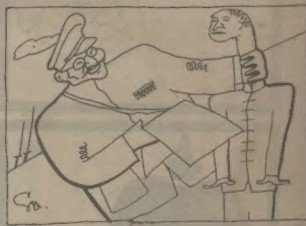
五一



五五



五三



五九 五九



五四



五卅

# 漫 話

佛 柳 周 張 周 艾  
朗 湜 伽 橋 春 木 思  
奇 齊 齋

## 慈善家的青眼

佛朗

天災人禍頻仍的中國，幸而并不缺少慈善家，這現象是稍爲令人可慰的，有這麼多慈悲爲懷的慈善家，「受慈善」的「人」能夠叨惠恩澤，想來是必然的了；其實這樣的說法，也還是太不夠的，慈善家所「恩澤」的，何止是人，簡直是及於禽獸，斷屠，放生，之類的善舉，不是到處「風行」嗎？

據說愛人愛物，才是慈善家的標準豐度，自然，這不是常人所能冀及的；譬如長年吃素，不許有一點肉味到口，這會令人多麼難過，而不茹葷腥的慈善家，就在這點上使人很可佩服！

慈善家必須以吃素戒殺爲至高操行，大概是由於「體上天好生之德」，符聖人「仁民愛物」之心故，「仁民愛物」，所以對禽獸也得和人一同看待了。

然而我却懷疑。因爲在另一方面想，覺得上天是并不怎樣好生的，并且也

不教人戒殺，至於聖人，誰說他有開心管及禽獸來？偶閱到袁枚致汪大紳的尺牘，居然得到「有畫爲證」。

「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概禁則曰傷人乎？不問焉；魯昭公之馬死，公將積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因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亦爲血乎？」

袁枚，雖然在一班居士之流看來，是名教罪人，他的話總非正道，但他這番道理，却是引出聖人作證的，想來不能

謂之罪言。

今天下滔滔多慈善家，而慈善家又似乎都在這裏放生，吃素；將來效果如何，暫難分曉，不過，假如助輒以一虫一豸之微的生物爲懷，我覺得現在的慈善家委實太悲哀了。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人吃人」的事情也不能算是殘忍，這世界，人吃人的事，不是常有嗎？慈善家之流在高樓大廈之內，重欄疊櫺之上已經關心到亂世的雞犬，（在慈蔭底下的雞犬，真可說是「飛昇」了！）對於易子而食的

## 學字

因爲自己編的雜誌馬上要改用手頭字，沒事時，就舉出手頭字第一期字彙來練習。練習方法是先把自己會用的除外，再把其餘的字又分爲兩類。一類是變化很小，容易記憶或理解的，一類是變化很大，「素昧平生」不易記字的。我在一張寫壞了的稿紙

事實，不知會作何感想？

聽說動物護生園，發生過一種煩憂，就是禽獸的生殖速率太大了。食料開銷至鉅，并且大馬成羣，不識抬舉的獸生管理困難，給予慈善家很多麻煩，幾乎不能支持下去，但近來據報載，該園似乎已很安定，想來大可擴充，擴充成一個牧畜場。

「軍爲太平狗，莫作亂世人。」就是亂世狗也好，至少慈善家還會另眼相待的。

top  
送

上像孩子學字時一般的練習。

等到在紙上練習的熟了。我於是隨便在雜誌架上抽出一本雜誌，我想來應用，我一句一句的細讀，一字一字的查檢，我想把有手頭字的原字一一用手頭字去代替它。但是成績怎樣呢？只能列入劣等，因爲文章中就

是同一個字，有的改換了，沒有改動的依然還不少，不要說那些較新鮮的手頭字，能運用的自然更少。

這不足怪，是用得太少，還不熟習。

可是在這練習中，倒使我想到十多年前開始學字的時代。那中等學校照例都有文字學一科，當時有點身份的文人，也還習于要寫幾個別人不易認識的古字，以示自己的淵博的。我記得，那時C城教文字學最有名的人是易培基氏，易氏身價最高，一到學校來上課時，是坐三人抬的轎子，氣焰凌人，也幾乎使你不能想像，對學校其他教員，概給與渺視的眼光。在教員休息室內，並不同任何人對話，給會計下一個條子要薪水，也要寫幾個古字，使那只會管錢，打算盤的會計叫苦。自然，學生是佩服得他五體投地的，學生中受他的影響也着實造出不少會寫古字，翻白眼，目空一切，癡癡顛顛的青年來。



回想起來，我感覺最怪的是，我們從未想過這些古字除開同會計開玩笑外有什麼用呢？

後來到了北平，一時迷入故紙堆中，我才發覺以前學的幾個古字也還有它的用處。於是自己更往深造，也多看了一些在故鄉不能看到的古書，破銅器，鐵器，畫片，磚頭這類東西了。不久，易培基氏到了北平，做了故宮博物館的館長，我又發覺，易氏學古字除嚇人外，也還有他的實用，就是藉文字方面，可以賞鑑古物，他做博物館長是很相宜的。不過，當時却未想到，他的認識古字却是爲了鑑別國寶的真偽，以便收來選擇幾件自己用的。

又不久，我丟了古書，自然與那些古字又生疎起來。但偶然接到幾個舊師友的來信，也還故意開玩笑，寫幾個古字。我每每對着這些「玩笑」，總要引起當時學習時的艱辛的情緒來，沉重的嘆一口氣。但不想到，中國

文字的進步如此飛速，現在已達到大衆語的階段了。在我這短短的有生之年，還能有機會再來一遍學習手頭字，這是很可貴的。我相信這種字形方面的變化，還不過是文字變化的開始，在我的生命期限內，一定還有一次

### 我也談生活態度

周楞伽

不久以前，嚴以霖先生在自由談上談到生活態度。他引用了有島武郎的話，把人的生活態度分爲三類：一

是追憶過去生活的美夢的，是屬於回憶的。一是渴慕未來生活的美夢的，是屬於幻想的。一是重視現在生活的，是屬於所謂「人」的。在這篇文章裏面，嚴先生並沒有告訴我們他是在發表他自己的見解，還是在闡明有島武郎的主張；不過從文章的本身觀察起來似乎以闡明有島武郎的主張居多。

有島武郎已作古人，「蓋棺論定」，似乎可以不必再多說什麼。但現

學習字母的時期到來，因爲中國文字不能就停留在這手頭字的階段的，文字不會止於形的變化，一定要發展到音符的，這日子想來不久了罷！我微笑的在等待我再來做一次孩子，雙手伏在桌子上練習中國新文字的字母。

在既有嚴先生來纏繞他的主張，那我也不妨就以嚴先生爲對象，也來談談生活態度。

首先我要申明的是，我並不反對有島武郎的主張。我覺得，他的「認定現在價值爲無上的高，要出全力去求它。」這兩句話是對的。我所不能同意的，只是他那種死板板的機械化的分類法。因爲一個人，不論他是在追憶過去，或者是在渴慕未來，他的生活却總是現在的，決不能因他在「追憶過去」或「渴慕未來」之故，就把他分爲「追憶過去的人」，或「渴

幕未來的人。」所以，我以為最適當的分類法，應該是：（1）生活在現在而追憶着過去的人。（2）生活在現在而努力着現在的人。（3）生活在現在而渴慕着未來的人。

關於第一類的人，我們可以舉出不少遺老遺少來做例子。這一類的人，他們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只知迷戀死去而骸骨，在回憶的樂園裏而過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有的在弄晚間文學，有的在談格調性靈，飄飄然不復知「人間」何「世」。我們對他們已經沒有多大希望，只好眼望着他們到時代的面前去作末日的受審判者，不必多說什麼。

不過對於第二類的人，也就是伍島武郎所特別推許的屬於所謂「人」的人，我們也不能給予他們以過多的期望。原因是這一類的人眼光多半太近視，太急功圖利。固然，努力着現在是應該的，但首先要問的是：當我們努力着現在的時候，我們的周圍有

沒有什麼羈絆？如若是有羈絆的話，則我們努力所得的成果，能否為我們所享受還不可知。這也是要不得的。

只有第三類的人，他們一方面能仰着生命的苦杯，生活於現在，一方面又不缺少渴慕未來光明前途的心。

### 偉們山東人

一提到偉們山東人，尤其是山東土人，在一般文明人底眼裏所見到想到聽到的情形中，是這樣的：蠻性，個兒粗而且不矮，臉子豬肝子那樣的，說起話來粗野，高昂；嘴裏有大意味，雖然，在哲學上有時和河Q相同，在粗野這一點上說，却是很能抵抗的。所以文明人對偉們山東人是笑他呆，粗，直爽，却又懼怕。比方說，北平的水蘆兩業便是山東人的獨有，甚而成閥。去年在北平，一位同鄉見窮我得住不下去的時節，便對我說了些不要緊之類的話。他說：「公寓里最優待山東人，像欠點錢什麼的，

這一類的人，纔是我們今日所非常需要的。所以，在目前，如若有人問我生活的態度應該怎樣，那我所能回答他的惟有：

「腳踏着現實，眼望着未來，這纔是我們今日所應有的生活態度。」

### 張季樞

別人不成，山東人時掌櫃的却不致說太難聽的話，而且，向他們借點錢也不致遭到拒絕。」問他為什麼，他也不告訴我，只說：「向來這樣。」

山東的確是好地方，有人說，首先它是所謂「禮義之邦」，而且去年在報紙「山東」（或「魯」）這字登出的次數和某國的名字（人、地、兩種名字）差不多。今年除照樣尊孔以外，還正派工程師修孔廟，見到它的時候，似乎更多了一點兒。況且孔子以下的「大賢」又都在山東呢。可惜一件事：四大賢的後裔多在野蠻著於世的曹州府（現在的荷澤縣）一帶，似乎很



侮辱了賢者似的。再說水滸上的英雄們的遺地也都在，雖然是兩樣了。筆者是山東人，又是野蠻的曹州（不是荷澤而是另一個小縣城），這兒就談談這些野蠻人吧。也許會惹得文明人拿着當笑料。不過這裏不單報告他愛吃大蔥。

他們山東人和別省人底性格不同的，這原因是由於環境和生活的影響。在山東靠近黃河，這是百害一利的黃河，生活的艱難是可以預料到的。從老年人底嘴里聽得來的過去的歲月中從沒有較好的一年，在這一種情形下，人民爲了和自然鬥爭，便養成了一種可愛的性格，便是：耐苦。這一特點別人是知道的，就是文明的人也知道，所以在各大都市以及關東都有山東人底腳印，雖然，那腳印未免不會有血漬。然而，現在，已被淡忘了。

這一種耐苦的性格不是壞的，如果得到適當的發展的話。比方說，一

個耐苦的人當然不會偷懶和狡猾的，如果給他一種工作，他一定能夠盡力量地去工作的。但是，在文化落後的這兒，却很容易地變成了一羣宿命論者。一直到現在，支配農村大眾的不是長官，而是在十字路口的那些小廟兒。就以去年的水災來說，他們那兒就是被某些人視為好地方，——結果，龍王廟也沐浴在水里了；別的當然不用我來說，向來打折扣的新聞欄里也說是很嚴重呢。

就在家鄉，近來出了位「×長」老爺，他底那些事情足夠寫一篇長文，所辦的事情和三月號的時代漫畫上那位王先生差不多。差一點，就是王先生趕不上他威風。

說到愛吃大蔥，也並不是沒有理的，至少，生理上需要。在他們那兒，人禍和人造的天災十幾年來年年不

空，這些苦悶使得他們老鄉不能不去走險，往關東這幾年沒有路走，往城市，城市里多得沒法踏腳步。許多苦悶變成了粗野的皮氣，同時，在耐勞中又要一種刺激，大蔥和辣椒便成了良好的食料。每次回家，都是很多地吃的。如果不吃他們會嘲笑的，「白饅頭（麥子麵製的就（和着的意思）肉，越吃越瘦，」「吃的辣，當的家」（揀理家政的意思。）——這不是很好的嘲笑嗎？所以，爲了要當家，年青的我們，便得大量的吃。

文明人：你能吃這種紅色的辣椒麼？恐怕是很那個的。

至於水滸上的那些事，在曹州府一帶還有着許多的傳說，等以後整理出來再談吧。

四月九日晨。濟南。

## 借了死人作法

周木齋

周作人先生在永日集的榮光之手

文中，介紹多馬印戈耳支比的遺書，

引第來則博士的金枝節本上第三章講感應法術的話。

擬似法術中很繁盛的一支派是借了死人來作法的。……各時代各地方的盜賊多行這門法術，在他們的職業上是極有用的。如南斯拉夫的賊起手用一根死人骨拋在屋上，嘲諷地說道，「骨頭會醒時，人們也就醒」，以後這屋裏的人就再也爭不開眼了。同樣在爪哇，賊從坟上掣一點土撒在他要偷的人家周圍，使家中人沉睡。印度人把火葬的灰撒在門口，秘魯的印第安人則撒人骨的灰土，哥薩克人將死人經骨除去骨髓，灌入牛脂，點起火來，在屋外周行三遍，也能叫人熟睡如死。哥薩克又用腿骨做盾，吹時使聞者疲倦不能興。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用初次經產而死的女人的左臂骨，但是這骨又須得是偷來的。在進人家去以前他們以骨敲

地，使家中人不能言動，僵臥如死，能見聞一切，但全然無力，有些簡直就睡着而且打鼾了。在歐洲則云榮光之手有同樣的效力，這是絞死者的手，風乾，製過的。

借了死人來作法的法術，有這許多，很有趣味的。

牠的作用，是叫人睜不開眼來，沉睡或熟睡如死，疲倦不能興，「不能言動，僵臥如死，能見聞一切，但「全然無力」，則是比較輕微的了。這些作用，也是毒害，可以說是生理的。

## 盲從

房龍所著「我們的世界」一書裏，論中國的一章大部分是騙人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事實的記載。例如他說中國人崇拜祖先，最初興築鐵路的時候，他們怕「鐵軌上轟轟的聲音擾亂了地下祖先的清睡，」常常起來

但也有心理的，那也是由於借了死人來作法。法術也那樣多，作用也那樣多。在職業上也是極有用的。不過不是盜賊，而是所謂聖人君子。最饒有趣味的，是「骨頭會醒時，人們也就醒」這兩句話了。趣味是在牠的矛盾。拋死人的骨頭，是要死骨發生作用的。說這話的意思，是要骨頭不醒，因此人們也不醒的。但是骨頭會醒才是作用，不醒就不是作用了。

因此可以把這兩句話改說道：「骨頭會醒時，人們就不醒」。

房龍

作激烈的反對。一八七五年要修築「上海至吳淞幾哩長的鐵道」時，還因此停頓下來。

這樣的事情，就是中國人，也怕沒有多少人能記得了。虧得書上有記載，我們才有機會可回憶到這一類的

前人的傑作。當時的他們，想來也是理直氣壯的。崇拜祖先既是天經地義，那為什麼不應該反對築路呢？如果那時的人也會用時髦名詞，我想那些主張築路的人一定要吃他們這樣罵一句：「盲從歐化！」這就是說，這些人是閉着眼睛給洋鬼子帶去跳火坑的。

在現在的我們看來，事情的誰是誰非，馬上就可以明白。築鐵路是使中國進步，決不會走向火坑。但當時人們的眼裏，唯一的東西只是祖墳，他們根本除了祖墳以外看不見別的東西，要叫他們了解另外的意思，是不可能的。你主張築路，當然覺得自己的眼光高他們一着，但他們那裏能同情你，他們只曉得向你吵鬧：「當心祖墳呀，你為什麼看不見了？瞎子！」

從來用盲從兩個字罵人的人，大抵都是這樣的。罵的人並不見得的真是瞎子，既然會去「從」，當然自己

總看見了有什麼可從的地方。縱然真是瞎子，至少也還有耳朵聽聽，可以分辨出是非來。人不是機器，決沒有真的毫無自主力去跟人的。其實被罵的人不但不盲，反而是更敏銳一點，看見了墳堆以外還有海闊天空的地方，要想衝上去，近視的俗物不了解，才以為是去跳火坑罷了。

現在總算不是一八七五年了。人們不再有機會反對築路了罷。房龍現在還鄭重其事把這啓事記載下來，好像中國永遠都會是這樣的，這也可見他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多麼缺少認識！然而，在別種的領域裏，用「盲從」作口實來指摘人的，不是還多着嗎？不是還有人守護着另外的一種祖墳，而反對着另外的一種鐵路嗎？這一種鐵路如果築造起來，不是就會使他們害怕，害怕擾亂了他祖先的清睡，不，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一輩的清睡嗎？

時代也究竟不同了，這些新的祖

墳守護者，對於自己的近視，也似乎不像前人那樣不自覺了。他們也似乎也未嘗不知道，鐵路築起來，可以走向海闊天空的地方。然而他們是要靠在祖墳上睡覺的，這究竟於自己不利。所以，現在罵人盲從，是要故意這樣罵，而不是言出無心了。

我從前聽人講過這樣一件事：愛羅先珂在北京時，曾去聽過中國學生們演新劇，出來說：「我覺得中國學生有點輕浮。」劇員中有人知道了，就發表反對的意見道：「我們不能盲從愛羅先珂啊！」不錯，愛羅先珂是盲詩人，這樣反對，倒很盡到了刻毒的能事了。但愛羅先珂有更敏銳的耳朵，這事誰又能否認呢？由這裏就可以知道：所謂「盲從」，不過是因為守護自己的醜惡等於守護自己的生命，才故意牽扯出來的一種罪狀而已。

這是祖墳守護者的主觀真理。

# 今年滿百年紀念的文人

錢歌川

巴特拉  
奧斯汀  
馬克吐溫  
嘉寶流

可以找出蘇格蘭的田園詩人霍格 (James Hogg) 是這年死的。由這位詩人的姓氏上，我們所聯想到的雖然是豬 (hog)，但却被呼着「愛特利克的牧羊童子」，因為他是生在蘇格蘭的愛特利克 (Aberdeen) 地方，因家貧被人僱去牧羊，他便在羊羣中讀書，而終至為一個與芝茲 (Burns) 相若的詩人。

去年百年忌的文人，有高立支 (G. T. Coleridge) 和藍姆 (Charles Lamb)，而誕生百年紀念的則有莫利斯 (William Morris)，當然，在那一年中文人的生死，決不止此，不過這三個英國文人，却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尤其是詩人高立支和隨筆家藍姆，實為英國文學史上兩大名人，雖有莫利斯之生，決不能償前二者之死，可見一八三四年對於文學界，實在是一個厄年。

去年的事，且讓他過去，我們且來看看今年滿一百年紀念的又有些什麼人。在英國文學界一八三五年並不算壞，這年並沒有死去什麼大了不得的文人。如果一定要去尋來湊熱鬧的話，我們只

一八三五年所生的文人却濟濟多士，而且各樣一樣，蔚為大觀。在文人之中，披一頭地而另創一格的便有蕭伯納 (Bernard Shaw) 自願稱弟子的那位小說家巴特拉 (Bartholomew) 。說到巴特拉，便令我們想到他那本奇書 Red Rover。這個書名是將 Robber (無何有之鄉) 顛倒寫成的。一部想像國的旅行記。因為國名是倒行的，所以這國內一切的事情也都是倒行逆施的。譬如一個人犯了罪不送到法院去而要被送入醫院，反之，生了病的人却要送入法院。所以在那國內人們所最恐怖的事，就是生病。如果一家有了病人，一家的人都得苦心懷淡地來為之隱瞞。反而那些犯罪者却耀武揚威，目無法

紀。這原是巴特拉對於世相的一種諷刺。意思是說犯罪是社會的缺陷，所以是社會的疾病，既是社會的，當然不應該責備個人。至於個人的病痛，那完全是由於他自己不講究衛生而起的，人們不察，還要把病痛看為一種特權，要周圍的人來招呼他，而受着一種不當的叮嚀的待遇。在這國內機械早就廢止了，因為他們覺得機械終有一天要把人們做成奴隸的。作者在當時便看出了機械的弊害，所以對於機械文明加以猛烈的攻擊。其他如教育制度，宗教等社會一切事實，莫不罵得體無完膚。這本書發表以後，作者的母親便死了，這只是一種偶然的遇合，而作者的父親竟為之遷怒到這本書，說他兒子不應該寫出這樣的該死的書來，罪惡深重，不自阻滅，禍延顯祖。這樣頑固的父親，竟能生出這樣開化的兒子，也是世間少有的怪事。

我們讀了他這樣辛辣的文章，誰也不會懷疑作者的勇敢和強悍的，然而他却是一個最胆小，而小心翼翼的人。他的著作在出版以前，一定要送給他一位異性的朋友去看過，依了她的批評以後再去改正，而後發表。不幸這位不懶進士却先巴特拉而死，使他為之喪胆，一時竟將他未完的小說擱筆，後雖繼續寫完了，但至死不敢拿出來發表。誰知這本死後刊行的書却是他一生的傑作「人生」(The Way of All Flesh)。內容無異是對於偽善虛飾的時代 Victorianism 的宣戰，實為現代小說的先驅，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品。等這部書出來，他的父親早已死了，無從怒罵，而只有一位女郎讀了，在憤

慨之餘即時投入客廳的火爐中把它燒毀了。

一八三五年除產生了這位小說家而外，還產生了一位詩人，那就是繼丁尼孫 (Tennyson) 之後成為桂冠詩人 (Poet Laureate) 的奧斯汀 (Alfred Austin)。當一八九二年丁尼孫死了，一時後起無人。斯文彭 (Swina Burne) 和莫利斯都不合桂冠詩人的條件，因為桂冠詩人的著作，非穩健而保守者莫辦。斯氏和莫氏既都缺此資格，只好虛座以待者數年。後來政府在沒有辦法之中，便勉強把這位子給了奧斯汀了。奧氏雖做了桂冠詩人，也毫無相當的著作出來，所以世評不佳。他的詩的缺點就在缺乏熱情的流露和獨特的個性，但充滿着對大自然的愛慕，而有一種樸素的魅力。不過仍然不能和前輩的桂冠詩人相伯仲。

除了英國的文人以外，在一八三五年生的還有法國的偵探小說的鼻祖嘉寶流 (Emile Gaboriau)，和美國的幽默大家馬克吐溫 (Mark Twain)。提到前者對於一般愛看偵探小說的人沒有不知道的，現因篇幅關係對於他的介紹未能多說，只能就後者再說幾句以便結束本文。

馬克吐溫是一本筆名，他的本名叫作克萊門。(Samuel Langhorne Clemens)。他這個筆名是取自米西西比 (Mississippi) 河測量水深時測量者的呼聲。他原是生在米西西比河畔一個叫作米所里 (Missouri) 的小城中，曾做過一下這河中來往的舵工。代表作有湯姆索耶的冒險 (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 和其續篇赫克萊伯利的冒險 (The Adventure of





# 社會像

(上海自殺者的統計，每四小時一人，而廿十人之中，必定有五個以上是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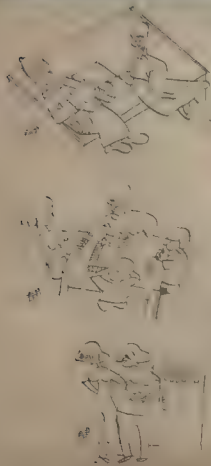
死神的跳舞

許炎作



城市一部曲

陸振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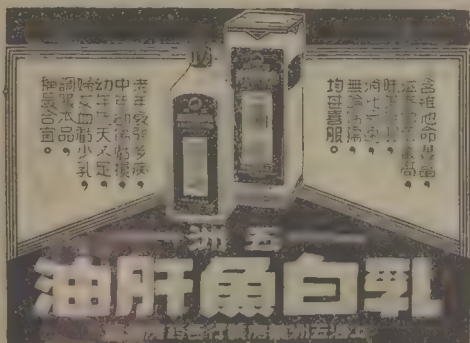


都市夢的建築力與未來鄉村



夜之街景

夏之雲作



含維他命豐富  
 滋養力極高  
 時常服用  
 均能喜服  
 無痛苦  
 均能喜服

老年衰弱多病  
 幼年發育不全  
 婦人血虧少乳  
 調服本品  
 補血強身

# 乳白魚肝油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 創作月刊

——純文藝創作的刊物——

特約全國第一流作家撰稿  
以新的姿態作偉大的供獻

將於六月中創刊

每期文字十五萬言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全年叁元

▲創刊紀念訂戶今年減收二元四角

薰風出版社發行

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

# 白來血

血液不足是萬病之源

人體內部各組織之生長與發育皆賴血液之  
不足則各組織之生長與發育必受其影響而  
調服人造白來血以補其不足之血液則身體  
強健

五洲大藥房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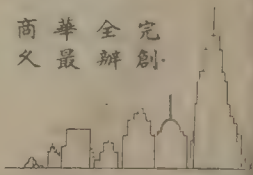
上海英大馬路



# 新光電虹公司

組織健全 規模宏大

完創 全辦 華最 商久



本公司專製各種  
電虹工程經驗宏  
富質料精良光彩  
奪目設計週詳價  
格低廉服務迅速  
備有喜壽奠大減  
價等字供客租賃

上海南京路一六二號 製造廠 上海南京路一六二號 總公司  
上海南京路一六二號 分公司 上海南京路一六二號 分公司  
上海南京路一六二號 分公司 上海南京路一六二號 分公司

纔停了雪，風又颳起來啦。空中山雲塊給風牽着，一塊沒一塊，揮呀抬呀的彷彿是逃難似的，拼命的掙脫，一刻不停的往南直跑。地上的積雪隨風跳起來，颼颼地叫號着，又跌下去。寒風走到庫勒郭有特生裏站住了腳，開始呼呼的喘粗氣。

布魯圖騎着馬，獨自一個人在冰天雪地中迎着風頭奔馳。

穿過冰溜，那林，風勢更猛，雪花被風攆着在空中揚。布魯圖連眼都睜不開，飛快的雪花，不住的打着他的鼻尖，和鼻子上下左右的翻滾，要不是羊皮帽把頭髮得緊緊實實，難保凍不碎耳朵。

——吉利門得！——布魯圖心里咕噥了一下，這麼冷的天，除了祈禱之外，還有啥法子？

馬越跑越慢，幾乎是幾步小跑了，布魯圖猛的睜眼一看，馬背上已經結了長長的冰凌，在馬背上下垂着。他津津的想，想伸手去摸一根，不知什麼時候手凍僵了，像湯官都死了僵似的動彈不得。這樣奇氣觸到了他的靈敏，發覺了自己已被寒冷所籠縛，鼻子一陣酸一陣痛，鼻涕順着鼻尖點點滴滴着，浸透了胸前的皮衣。

——活佛保佑我平安的到家吧——

聲音低微地從布魯圖的嘴里冒出來，沒作手勢，也沒仰面朝天，但他的心却早出於一片虔誠。一個軍人，尤其是諾顏王治下的軍人，處處都用頓轡來解救辛苦或不幸的災禍，祇要把一顆誠實的心獻給「佛爺」，那是他們生活上唯一的安慰。

風浪流到伊爾班奈岩嶺又折回來，急激的沖洗着不知克幾處漫漫的雪野。布魯圖的身上所有的濕處，全給風拭了去，似乎骨血中的熱度也被擦淨盡。四肢完全失了作用，連呼吸都幾乎凝凍了。此刻馬是在走了，走得慢慢，噓喘的速

## 來 歸

14

15

誰都知道布魯圖的皮氣驕傲，動不動就發氣，並且事事他都要佔上風才甘心，比仿提馬賊的時候，他比任何當兵的都賣力氣，顯不出他的本領不算，諾顏王偶爾高興的誇獎他兩句，他會愉快的對每個軍人去誇耀他的偉大的光榮：

——王爺非常看重我，時常誇讚我的本領！

若在平时，馬這麼慢慢的走，那早火啦，馬跑得快了點，簡直是對於他的一種莫大的侮辱！如何忍受下去？這陣子却變得格外溫順了，蒙古軍人的兇悍，喀爾喀族的勇猛，在他身上完全給冷風掃蕩得乾乾淨淨，和薩溫從他的臉上流露着，幽靜得宛如一個可愛的人兒。

走着，平原上慢慢的長起雪嶺，一起一落，活像一片翻波倒浪的大海。急流的風浪在雪地上打着漩渦，捲起雪粒，往側處扔，馬毛上，馬嘴上，布魯圖的渾身上下……

漸漸的，縮伏在不列克拉克平原上的蒙古包，老遠就被布魯圖的視線刺探着了。白皚皚土丘似的蒙古包和地平綫吻着，慢慢的在布魯圖眼中顯現，放大，他默默的想：

——十三年的工夫，吉爾特一定改變了許多，媽媽老白了頭髮，脫落了牙也難說定？她決不至於不在吉爾特住吧？她是不會到別處去的，活佛保佑她老人家平安！

媽媽的溫順的臉，慈祥的笑……開始在布魯圖的腦膜上活躍。

心口窩一熱，渾身都是愉快，思想漸漸的陷進幻想里，預測着將要演出的一幕母子重逢的結局，喜劇呢？還是？……當然是喜劇，十三年間的分離，突然的重聚，骨肉團圓，那是世界上頂快樂的事情！

愉快從眼光里流露出來，一直蔓延到全身，呼吸也順順流流的，此刻比諾顏王對他的讚美還高興。背着風扭回頭愉快的咳嗽了一下，寒冷再也鎖不住他了。

轉過哈爾濱東坡，風就越來越小，雪也薄了些，路好走又省力，馬像是歇了乏，又揚頭順跑起來，正隨了布魯圖的心意，蒙古包離面前愈近，心情也愈發焦急。跑不遠，馬彷彿猜透了布魯圖的心，咳嗽的叫了幾聲，尾巴使勁一擺，四蹄躍開，風吹一般的撒蹄跑，一氣奔到不列克拉克平原的盡頭——吉爾特。

跌入布魯圖眼中的吉爾特，已經不是十三年前的二十四家人家的吉爾特了！蒙古包多了三四倍，連溜馬場也都打起了蒙古包！這使布魯圖驚奇中蘊藏着喜悅。

就在早先的溜馬場這邊跳下馬，從容的把帽耳挽上去，臉的全部都晾出來。又用袖子擦了擦臉，預備着跟媽媽先說什麼



話，站了吃煙的工夫，也沒想出先說什麼妥當，於是醒醒鼻子，憑着記憶去尋找他擱住的蒙古包。許許多多沒頭沒緒的思索在心內攪着。

正走着，迎面跑來幾隻兒狗。瘋狂的奔到布魯圖跟前，吡着牙，噙着咬，一蹿一跳的要撕吃他的樣子，布魯圖不耐煩的捆了兩鞭子，狗更兇惡的跑出幾步又跑回來，阻止了布魯圖前進，氣得布魯圖使勁抽了那黃狗幾下，一羣狗才汪汪的跑遠了。

在狗聲狂亂的當兒，對面蒙古包里走出一個老頭，鬍子花白了，走道還是腰幹挺直的，緩到和布魯圖面對面時，老頭子擱住了，仔細的端詳了布魯圖一番，才鎮靜的笑了：

——你是布魯圖不是？看你的模樣很像呼倫克圖老嫂？

——是！

布魯圖幾乎沒理那老頭子，連停也不停，牽着馬便往西面走。

——你到哪兒去？

頭也不同，老頭的話彷彿沒進他的耳朵。

——布魯圖！——老頭子急啦——站住吧！你要見你媽媽嗎？——聲音幾乎是吆喊！

驚疑絆住了布魯圖的脚，呆呆的站着不動，老頭子上前拉住他的手，淚滴從乾枯的眼眶中滑下來，顫巍巍的說：

——呼倫克圖嫂……

話沒說完他又咽住了，他揪皺布魯圖的臉色。

——怎麼啦，老叔叔？

布魯圖焦急得亂跛脚。

——她……她升天堂了！

說出最後一句，老頭子嗚咽的哭起來，布魯圖的心給刀子絞着一般，伏在馬頸上嗚咽的哭着。

一個美麗的希冀給炸得粉碎。

太陽從雲縫里探頭吻一下蒙古包，地平線上已經呼出了黃昏的氣息。

老頭子睡在火邊七年前八年後的講着呼倫克圖瘦的事給布魯圖聽，從布魯圖走失到她的死：

——總共欠喇嘛十五隻羊，喇嘛就火了，把她拖去打了幾個死才放回來，沒住上三天就歸天了！就她早升天堂！

布魯圖哭得人事不省，直到半夜才醒過來，東西也不吃，羊乳酒也不喝，老頭子勸一氣又一氣，嘴都說乾了。布魯圖才吃了兩口牛奶餅。

老頭子給布魯圖說長道短，怎樣應當替諾土出力安民，敬恭喇嘛，這片話一點也刺不進布魯圖的心，他發覺了喇嘛是欺壓百姓的魔鬼！

布魯圖躺著，反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陡然外邊响起馬蹄聲，狗子撕破嗓子的叫，接着唏哩呼嚕的聲音在蒙古包周圍騷動起來，狂的從外邊闖進十幾個壯身大漢，個個都喘喘噓噓的，在黑暗中摸索着點燈。

——幹嗎的？吉利門得！

老頭子渾身抖擻，向來人跪着。誰也沒理他那岔兒，手忙腳亂的把布魯圖拖起來，連句話也不說就邁着走了。

受了呼倫克圖瘦的囑託底老頭子，他雖然把呼倫克圖瘦的遺言都源源本本的對布魯圖說了，原是可以自慰的，諷料又是「禍從天上来」呢？

——活佛！救救布魯圖吧！

大狂吠着，布魯圖被壯漢擁進巴薩喀爾喀喇嘛的蒙古包。

## 殖 民 地 監 獄

斐 兒

從一欄由薄薄的木板隔成的稀疏的籬笆裏，可以約略看見殖民地地方監獄的情形。

從木板壁的寬疏的隙縫，可以看見囚人們用椰子殼製成紅米飯，那是在班陣，這縣轄境的囚犯們是不多的。囚人中中國人非常少，却是以馬來人佔絕大多數。

把眼睛伸張進去，便可以看見一長排低矮的木屋子造成的監獄。前面是個廣場，也是犯人們的工作場所。接近屋子的地方，由於泥土的被潑水所漬濕，和一些被拋棄的廢物的狼藉，可以猜到那屋子裏應該更為骯髒和發臭的。一些土人穿的裙子在屋子前披晒着，隨着風而飄動。犯人們似乎頗自由，既沒有加腳鍊手鐐，也似乎是不十分被拘束的。（那是分飯吃時候的情形，至於嚴重的時候可不知道。）

原來這是適合馬來人的監獄——馬來人在荷蘭帝國未來加以統制之前，是沒有所謂監獄的呀！——所謂高人一等的白種人和日本人，照法律現在是不被班陣小政府所能統制的。（中國人可不在內。）他們犯法的時候，他們是會被送至棉蘭，關在磚瓦築成的屋子裏的。於是殖民地的監獄便被分成幾種，而地方監獄之成為馬來式，是勢所必然的了。好在對帝國有背叛的行為的重大罪犯，是會被遠遠地隔離着送到利卑島去的。則地方監獄的小犯，會替地方政府掃街道，做點小工，已是很有用處的了。

在班陣縣政府里看到馬來犯人跪在地方官之前老實地招供的情形，和地方官（管刑事的是個爪哇人。）的隨便審問的態度，便覺得這縣政府里的四個白種人，便會管轄和維持這遼闊的地域的原因，是確可明瞭的了。待將來地方監獄被築成堅固的牆壁，使外人莫能窺視的時候，我想那時殖民地的政權應該深覺動搖和危險吧？

然而我幸而同時能看到支持殖民地政權的第二種特殊的監獄。那時旅行棉蘭的時候，在一個晚上，世界語學者陳君帶我在棉蘭街道上散步。因為初次見面，為便於傾談起見，我們專挑偏僻的地方走。因為地方僻靜，在夾着熱帶的大樹的影子底下，燈光是非常黯淡的。偶然轉到一道小街的時候，却迎面來了一間比較高大和寬敞的瓦屋，那牆壁由燈光的反映，是顯得異常潔白的，在屋簷下面的通風處，有許多盞明亮的電燈光映射出來，直照得街上異常透亮。由屋子建築的形式看來，可以看出這座屋子的建築是頗稱講究的。里面應該是既清潔，也通空氣的吧？

「那應該是白種人的住家吧？」我問。

「不，那是政治監獄，是專為各民族的政治犯設的。」

——你應該知道最近某華報編輯因為中日事件的評論，和某學校教員的學生作文題目的涉及政治問題，被關在這里吧？便是前些時土人的民族運動的領袖，被關在這里，待審判後才送去利華的事件，總也記得吧？」陳君答。

「呵！」我恍然起來。「那，這屋子總算不錯吧！」

「你不要以為白種人是戴着文明的面具的，那不過是一種狡猾的手段罷了。」陳君又向我解釋。「殖民政府對於智識份子，是既痛恨而又害怕的。監獄里的待遇倒不差，簡直是和專關西人和日本人的監獄一樣的。」

他隨手便指一間貼緊在近邊，建築形式上差不多的屋子給我看，接着再說：

「那便是西式監獄了。——但是，對於政治犯，在物質的待遇上是不差，（雖然這種待遇是由金錢供給來的。）在精神却異常痛苦了。最近陳君和林君二位中國僑民的智識份子——是不允被探問，也不准接讀外間的各種訊息的。并且，雖然經過中國商會和馮陳先生（中國僑民的僑長）的勸助，終歸無效，待一個被驅逐出境，一個被監禁後而被停止了教職，這個監獄的效用便算盡了。」

「那，這個監獄在建築上之較平常的監獄為優，終算可以說是優待智識份子的了。」

「不，那祇是文明人假面具罷了。」陳君又對我的意見加以反辯。「當你看到被驅逐的人加上了腳鐐手套，由殖民地兵士監視着，被拋在荷蘭皇家輪船公司的黑暗的一個角落里，一直送到中國南方的口岸去的時候，你才會認識文明人的真面目的。」

「呵！」我第二天又恍然大悟。

這一段談話使我大大不快樂。說後，我們都靜靜地沈默着，一同回歸陳君的家去；我們以先的健談竟被打斷了！殖民地三種監獄的異態呵！這印象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里。

## 經詩今譯

### 七月

七月熱得像火，  
九月就有些冷。  
再過下去更不對，  
刮着西風多嚇人！  
我們沒有棉襖兒，  
過着寒冬冷到心。  
到了三四月裏，  
要同着我的妻，  
下田作活去，

### 願詩靈

忙得飯都只能在田邊吃；  
然而田主人多寫意！

七月熱得像火，  
九月換上寒衣。  
倉庚鳥叫着時候，  
已經是陽春天氣。  
女人帶着竹筐兒，  
走着曲折的小徑，  
去把嫩桑摘取。

春天是多麼長啊！  
採桑的多麼多啊！  
少女的心裏不如意，  
看見那些貴公子真惹氣。

七月熱得像火，  
八月蘆葦成熟了。  
想起臨期的辰光，  
採取柔嫩的小桑；  
還把斧頭和鋸子，  
斫伐揚起的老枝。  
到七月聽得伯勞叫，  
八月裏就開始繅紡。  
黑的黃的……真不少。  
紅的要算最漂亮；  
可是幸福的却是富家郎。

四月的蓮草多丰秀！  
五月裏知了叫不休！  
過了八月的收穫期，  
十月裏就甚麼都沒有！  
於是我們就得去  
荒山荒野捉狐狸，

給那些貴人做皮衣。  
還要在練武的名兒下，  
去打蒼獵，  
打着大豬歸了公，  
小的才留來自己用。

五月裏蟋蟀已會跳，  
六月裏會搖着翅勝叫。  
七月跳滿在野裏，  
八月棲息在庭宇。  
九月裏的時候，  
牠們跳進屋裏，  
十月就躲到床下底。  
天是這麼冷下來了，  
我們的屋子多麼破！  
喊着要來塞沒這些洞，  
馬馬虎虎過一冬。

穀和莢是我們六月的食料。  
葵和菽我們在七月烹燒。  
八月裏去採着蠶，  
到十月才能看到稻。  
這些稻是多麼好，

但是却要釀着米酒，  
給別人家去祝壽。  
只有那些瓜果葫蘆，  
賞了我們這些農夫。  
還有茶葉的味兒多苦，  
也是我們農夫的好寶貨。

九月裏斂着場園，  
預備十月收禾稼。  
那些禾麻黍稷菽麥，  
都先後成熟囉。  
禾稼收齊了，  
可憐我們這些農夫，  
還得去替他主人修屋；  
白天去割拾茅草，  
夜間便打着繩索。  
這麼忙着過了個冬，  
雪壓又要播種百穀。

寒天我們鑿着冰，  
給貴人們來過夏，  
四月裏農事開始，  
便來舉行祭祀禮。

九月下過了霜，  
十月收拾淨了田場，  
又要開撈什子的宴會，  
殺着豬，殺着羊，  
我們都得要去呀，  
祝賀着他們甚麼的  
萬壽無疆！







不調和的結合

黃士英作



悲劇的序幕

蔡若虹作



# 咖啡店侍女之歌

田島濟作  
詩宗哲翻譯



倚在牆邊，

兩隻眼睛

在玻璃中掙扎着，

打掃客人的表情；

叫喚或是歡笑。

輕步向前，

展開眉頭，

裝上輕微的笑臉。

手臂是變細膩了，

脂胭與粉香，掩蓋了

曾經爲太陽晒黑的地方，

如今的嘴唇，是用來

說着不斷的「再會啦，先生！」

二月原野的秧歌，

不再聽聞。

清晨，

仍然倚在牆邊。

眼睛却凝睇在

那片小白窗的外面。

自一幅黯黯的鄉村風景，

緩緩地，

展開在眼前：

天空裏，

沒有一絲兒雲影。

只有太陽，太陽當

頭！

男人間在家裏，

呆望着田禾的結麥

像一羣野小鴨，

孩子們瘦得只剩

一條長頸子和一張

尖嘴……

迷惘的眼睛，

迷惘的心，

只等到叫喚的聲音顯現，

再裝上輕盈的笑臉。

一九五〇年，廿五，於東京。



# 鳳鳴廣告社承辦

鐵路管理局

上海北站播音啓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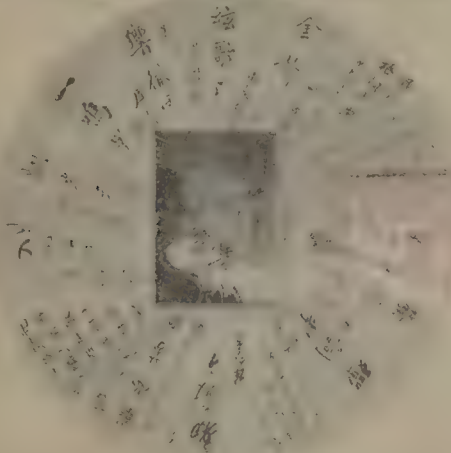
本社爲普及宣傳，特設  
廣播部，承辦各項廣播  
業務，並經理該台之各種宣  
傳廣告，業已正式播  
日規定自上午十時至下  
午十二時，播送各種樂  
節目及報告各種廣告，蓋  
北站爲交通要路，行旅中  
之地，每日進出客工，達  
數萬人，故凡播音廣告，  
收效必宏，而生價值亦凡  
公司工廠商號及旅館飲  
謀發售貨物推廣銷路而  
假以宣傳者，請撥電話八  
二六八，一不計營業部接  
洽可也。

鳳鳴廣告社總務

處謹啓

鳳鳴廣告社出品

袁鳳鳴主編



鳳鳴集彈詞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 本社營業

各大電台播音廣告

公共汽車廣告

電車廣告

京滬滬杭甬鐵路  
管理局上海北站  
電台播音及廣告

路牌廣告

電話簿子廣告

各種報紙印刷廣告

發行廣告廣告

立即派員接洽

▲電話八二六八一

# SCIPECA

# 治百咳藥片

A Specific For Cough And Expectoration

有痰必化

無咳不除

有痰必化 唯

「治百咳」俱此

特長

無咳不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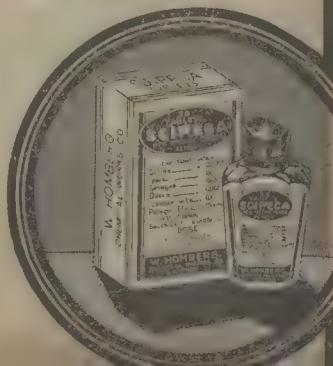
「治百咳」自始功效

君患咳乎？不妨試服。

不論新起久患 功效如神  
不分男女老幼 咸均相宜

各大藥房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詳細說明書正索即寄



上海華星藥行總經理

中華郵政信箱四四五號



## 說

## 小



## 檢禾梢子

往農

「火根子！檢禾梢子去麼？」

火根子正和娘在吃飯，門外送來這樣的喊聲，他一聽就曉得是小伙伴與根子在叫。他高興得甚麼似的，不等碗里的粥吃完，連忙把筷子放下，從凳子上滑下來，煤黑的手，在額上揩了一把汗，嘴里嚼着東西，就向他娘說：

「娘呀！我檢禾梢子去。」

「急甚麼？吃完飯去。」

火根子的心，早已跟着與根子的聲音飛到田壠里去了，那里還肯聽娘的話，放下心來吃飯。他撒嬌地搖擺着上身「唔唔」了一句，算是表白自己的不願意。

「還早哩，大人還沒有下田，那里有禾梢子檢？乖乖！吃了飯再去。」

「我不吃飯，我要……唔唔。」

「哎呀！你去，你去！看你檢得到麼？還不是去玩？」

娘顯見得拗不過他了，只好勉強答應。

火根子像從籠中放出來的小鳥似的連連帶帶地可門外直衝。

「不許去玩水呀！火根子！」娘放無時不有關切她們的孩子們的，她也是一樣，她想也不用想，很自然地叮囑着。

火根子已跳出去了，人在外面回答：

「娘呀，那有水玩呢？」

真的，井里的水都乾到要見底了，這樣大旱年成，那里有水玩呢？娘好像被嘲笑了似的，嘴上微笑了一下。但這笑即刻就被水的聯想消滅了，她想起了她的心事。

她是一個很壯健的女人，普通男人做得來的粗事，她都做得來。百把斤重的一担谷子，當不得她挑。丈夫在家的時候，兩口子勤耕苦做，粗衣淡飯的生活，倒也勉強維持得去。可是，人總是向上的，就在大前年，丈夫爲了要賺得十五塊雪白的大洋，便答應了沒有人敢去做的差事，到老遠的地方當伙子去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人家都說，回來是沒有指望的。然而，她可不能這樣想，也許丈夫在外面發了財，也許像薛仁貴那樣做了官。薛仁貴回鄉的事她是在戲台上看過的，不是隔了十八年才回家的麼？她也許也許地想着，等待丈夫回來。

頭尾等了四年了，丈夫還不同來。他出門時留下的十二塊大洋，零零碎碎地用光了。幸而大家都曉得她有力氣，又不偷懶，做事抵得上一個男人，然而她是女人，工錢照例得比男人的低，一天只消供她三頓飯，出一百文錢一日的工錢，便可請他做兩個女人做的事。因此，在旺月的時候，大家都爭着請她。她就這樣做做零工，有時到山上去打打柴，娘兒兩個，幸苦地挨過了這些日子。

但是，今年的旺月，却使她失望了。眼見得大家的禾都

乾死了，沒有人請她打禾了。往年禾是被谷子壓得鋪在田里的，今年的就不同，稀稀的，不齊的，好像生癩瘡的女人，披頭散髮蹲在田里，估算中不過二三成的年歲。大家都在嘆聲嘆氣，愁得不夠吃。一愁，算盤自然也打得尖，不能吃的肚子，也只好早早就把粥來餵，希望這極少的谷子，能夠維持到明年，可以免得請的零工，當然是要免掉的。

火根娘最有出息的時候，便是這個旺月。打禾的事，本來也苦，天熱還不算，單是禾上的毛刺和灰塵，就刺得人，嗆得人怪難受。要不是這樣，種田的人誰肯化錢來請零工呢？因爲事情苦，工錢也得比平時加倍，吃飯也離不了葷，而且還有四網采稈的外快，拿去賣給人家，也可抵得上一日的工錢。在這個旺月內，照往年計算，火根娘也可積下七八串錢。然而，今年是完了！

她想到這上面，心里着實難過。雖然難過可也沒有法想，難道硬要人家來請嗎？然而坐着吃是不行的，她娘兒倆得吃東西。眼前的辦法，只好到人家收割過的田里或者路上去撿斷下來的禾梢子了。

她們已經開始撿了好幾天，娘兒倆合起來，一天倒有升把來毛谷，撿的人自然多。

她一個人吃完了飯，把小菜——其實是豆漿和火根子剩下的粥收拾好，栓上門，也出去撿禾梢子去。

火根子是十歲的樣子，他像禾梢子并不是奉了娘的命令

。娘還不會開始，他早就被小伙伴遮去了。他只覺得檢禾梢子很好玩，他並不曉得這件事在他們的生活上有怎麼樣的意義，他的知識還不夠去打算玩以外的事。

他出了門，會着比他大兩歲的興根子，兩個人親熱得甚麼似的，互相把手搭在對方的肩頭上，一蹦一蹦地跳向田壩中去。

兩條紫黑得發光的身體上，除開破舊的褲子以外，甚麼東西都沒有。他們不覺得光頭上頂着火熱的太陽，也不覺得腳板下踏着燙人的地面。他們鬥勝似的檢着，好像兩條獵犬在那里找尋野物，又高興，又敏捷。檢得手內拿不下了，就用田里的禾稈，把禾梢子紮好，放在地下，再去檢。一坵一坵的田，在不知不覺中丟在他們後面去了。

「興根子！一隻蚌蜢！快來！快來！」火根子快樂的叫聲，在太陽光里震動，好像科命布剛發現美洲。

「捉着！等我來！」興根子自命比火根子強得多了，他一邊說，一邊跑過去。

「興根子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一個又叫起來了：

「哦呵！叫你快來快來！又走了啦！」

興根子走過來一看，火根子的兩隻小手還抓住田埂上的把草沒有放開，兩隻眼睛看蚌蜢逃去的方向。

「真無用呀！」興根子怪怨起來了，他既覺得沒有蚌蜢玩，又覺得自己的本事顯不出。他又怕是對方在說謊，因此又問一句，「是捉到手裏走的麼？」

「你說是麼，它兩腿一掙，火箭樣的走了。」火根子用手很快地向前一推，舉着蚌蜢逃去的樣子。

「真無用！在我手裏就走不脫了。」

「你去捉呀！總還在前面。」手指着。

興根子向前面看了一會，轉頭向小伙伴說，「等下捉把你看罷，我是沒有看見甚麼！」

「好！你捉！」火根子好像不服氣。

「檢禾梢子罷，」大的挽着小的手，向前面走去，「我們一面檢，一面捉，還愁沒有蚌蜢嗎？」

兩個孩子又跳着，跑着。

「我們的禾梢子呢？」火根子忽然想起來了。

兩個人跑回去，拿了禾梢子，又跑回來。

「蟬頭！會打落谷哩，要這樣拿着。」興根子倒底是大兩歲的樣子，他教小的不要把紮好的禾梢子提着，要和他一樣的用手托着藏在胸前。小的自然依了他的話。

一坵還沒有割的禾擺在他們面前了。興根子記起甚麼似的突然停了却步。他把手攔住跑着的火根子。兩個人却喘着氣。汗從眉毛上掉下來，大家都不去揩。

火根子不曉得爲甚麼事，側着頭望着大的。

興根子沒有作聲，眼睛在四面望了一下，便拉着火根子一同蹲下去，輕聲地說：

「我們不要檢了，……」

「做甚麼？檢累了嗎？」小的插嘴說。用平當的聲音。

「綢髮點！」

「……………」

「我們不要搶了，你看，」大的用嘴嚙着面前的米，「在這上面摘，好嗎？」

「這是人家的呀！」小的也放低了聲音。

「不要緊。」

「我不，我娘會罵。」

「不會的，我娘教我摘哩。」

「真的？」

「我還哄你？我娘不會罵，你娘也不會罵的。」

「唔。」

x

x

x

火根娘回來了，門虛掩着。她曉得兒子已經先回來了。

她推開門，屋裏是靜悄悄地。

她叫了兩聲火根子，沒有人答應。

「不曉得跑到那里去了。」她自言自語着，走到桌子邊

去。

桌子上零亂地堆着幾盞禾梢子。她把自己髒籃內的也拿出來，放上去。奇怪，小孩子的比她的多上一兩倍。她高興極了，小小的孩子，居然搶到這樣多。

「人到那里去了呢？」她心里想着。要是火根子在跟前她很親熱他一頓子。可是他出去了。她笑嘻嘻地望着桌上的東西，火根子的影子在她心里漸漸長大了，長成了一個很

能幹的青年，……………他有本事賺得到很多的錢，……………要替他討一房很好的媳婦，……………她自己做婆婆了，要好好地替他們帶孩子，……………只差一宗，火根的錢……………也許那時他也回來了，……………

「娘呀！我餓了！」

她的思路被打斷了。但她的臉上又掛上了笑容。

「我教你吃完飯去，你不聽呀！乖仔！我就去燒。」她安慰着孩子，然而，桌上的東西，她是不會忘記的，「仔呀，你今天搶得比娘的還多呀！在那里搶的？」她撫摩着兒子的頭，他已走進桌子邊來了。

「不是搶的，是摘的哩！」他天真地說。

「摘的？」娘的臉色變了，「甚麼地方摘來的？」

「我不曉得，與根子教我摘的。」

娘的眼淚流了下來，呆呆地望着火根子。這許多禾梢子原來是這樣來的？她剛才的幻想完全破滅了。

「娘呀，你哭甚麼？」

「我不是教你不要動人家的東西麼？你爲甚麼要去摘呢？」

「與根子說，他娘教他摘的，他說娘不會罵我。」

娘無力地坐到凳子上去，一面擦着眼淚說：

「乖仔！以後不要跟他的樣，他們是……………」

她忽然停住了，說着的話，好像被甚麼東西塞回去了。她出神地望着地下。一會，才慢慢地吐出一口氣，

「唉！這樣的年成！」

## 第二街

沈聖時

黃昏上九點鐘過後。

×鎮的市街，已靜落下來，只有乞丐無勁地拐在街心，哭叫着。橋坎下，幾條餓狗汪汪的吠着。

石師又在第二街一家小酒店裡拐了出來，掌櫃的在櫃台上探出上半身，向那個人拐去的方向。

——石先生，走好。

——唔，唔。

兩條腳幌着，稍微有些兒醉意。那點酒在他正好喝夠勁。

那個胖胖的身材，像裝裝那麼寬大的長衫馬褂，領扣裡的鈕頭始終沒扣上過，走在街上，像一隻懶豬似的，走得很慢，但是還穩。

每個黃昏上，總是擺

步在那條街上。

第二街每夜擺步的那個人，是有着一段關係的。

那條街是石師叔的勢力範圍。

當×鎮被劃入戰線區時，從來住着這街的一些破落戶，挑上一點兒生活器物各自逃匿去了，也有好多人給拉在隊伍裏做工。

于是第二街就成了一部分營房。

石師叔就在那時候抬起頭來了。本來也只是第二街上一個「不值錢」的破落戶。不知怎的那懶豬活動得了勁兒，在軍隊裡胡扯了一陣子，認識了幾位長官，



石師叔鬧起來了。

戰事結束後，石師叔手下也到手一點贖，軍隊開走之後，他意外的沒跟去，像爲戰事立了大功似的，他從此霸了那條第二街。

跟縣府裏一些有頭銜的也胡扯了一陣兒，鎮上區政機關也另一眼看待他。

石師叔于是利用了那批回來的窮落民開設煙館，小酒號，茶館，私娼，賭場也有了，他自己重利放債，消度着糜爛的生活。

那條街上的破落戶于是全落在他手下了，第二街無形中像成了他獨享的「租界」似的。

因爲他有了錢，也有了點勢，也是鎮上的闊人了，第二街上的居民當然全奉敬他，怕他，沒錢的時候還要跟他商借；譬如開賭攤煙燈沒有他作靠，地方上准不允許。

第二街，始終是石師叔的淫樂場。

他每夜，拖着兩條沉重的腳，擺着，擺着。

那是他走熟的街了，縱使沒了街燈，也沒月亮，他什麼地方摸得清楚的。

一股酒性直冒上來，沒吐，扁扁的額額上蒸着熱騰騰的汗水，黃昏的風吹着，涼了，身上覺到一種興奮。

「還是上榮春那兒去吧！又來它兩筒兒，那丫頭白漂亮的臉也不差啦！」

自己笑着。

拐在電桿邊，一隻手撈住電桿，一扯褲襠，嘩嘩地洒，熱尿。

身體上覺到一暢。

望望天，沒月亮，一天緊密的星，閃着眼光。

那麼慢慢嫻嫻地擺着，擺得腳心裡熱辣辣的，喘着氣，聽聽路桿上的電燈，眼前盡是抽着光條兒，伸長——縮短

縮短——伸長——

石師叔終于是四十開外的人了。

一個拖着鞋跟的瘦影兒，在秘密賭場的一扇小竹門裏溜了出來，同時一線黃燈光跟一陣噪聲街上街來，門一忽就重掩上了。

那個拖鞋跟的過去，輕輕的在石師叔的闊背上拍了一下。

一驚，扁扁的頭回過來瞪了一眼。

「石老伯，喝過酒啦！」

「唔，金根，今夜上手運好吧？」

兩隻腳，拐着更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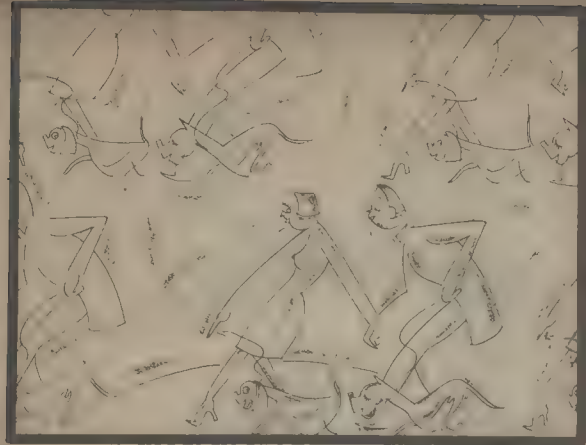
靠牆，沒倒運。

「金根，咱託你那事給我去走過嗎？」

問過，正想跟石老伯說，裁縫阿八倒沒主意，只那女的自己沒答下來，芬姑已有了辦法。

「唔，那個？」





狗男女

黃鼎作



精神的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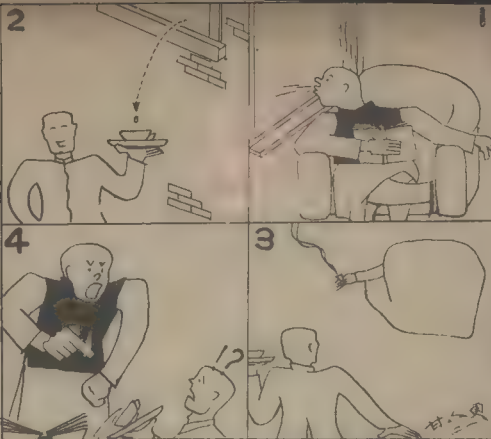


生活貨車

甘人更作

許炎作

痰



日人史作

錢敦德

考

馬路英雄



實德

馳騰

錢敦德作

藥忌服胡椒、朱砂、

——哈，那小弱鬼，笑話？

在那個路口

過一、二家公什，小什的太陽已照上，只有一、二小爐上

熱帶的有把涼亭有水，一個中年婦人在後擦頭電燈

卜和鳳姐，把鴉片烟汁裝碟在，火光映到了婦人的面。

白帥又計數着，過那水坑，再拐，家門面，就坐在

117  
118  
119  
120  
121

門庭，可是，他已作那廢門

桐油，終年貼着「福祿壽」星一，女人公作出，色

和紙條

他把手投下「那」  
個第生！不，真的，

子，一個矮闊的黑影塞了進去。

也。理與語同，方可罷了。

白先生，得過請教吧！

個と語人主上

——唔唔，你的榮春呢？

——石先生，地……地……

他心！不！不！不！

一、三、五、七、九

不，也

——亨，老千，尔里那烟？

右帥叔憤了，臉上漲上一層酒紅，睜着兩個圓眼珠子

，吩咐那老嫗，「津像氣憤的拿頭似的話說出來，尖聲

「如，你跟咱倆叔作對勁兒，看成不成？爹在那操

以婦子言不卜辰，而乃那因也何病時？笑云，也如，也。

管你交不交，出來，胡堂要入咱的屋，那麼明天看咱再得在第三

二、街上擺攤子，

楊叔向門外走，滿腦那樣的肝身兒像只用以裝那

明  
11  
(1)  
1  
2  
3  
4

——先生、  
白先生什麼也好講，如名、比家子媽

掘出些水，

——石先生，勿：勿

見風色！那點小生意，求

自老流漁散

[illegible]

回到襄陽，榮春已整

他地也也支音司矣

合里是子幾々，長向嘉上丁朝家明、衣羽丁圖、

[illegible]

十友，思其言，遂入，曰：「余亦一國客也，而

的友人身上，滿足他的個性，他沒覺到拳春身上的發揚，只

覺到幹得沒勁，惱着

早上，他還是狠狠地罵老婆子，那個老婦人沒敢應一聲，照平時每夜的八毛錢也沒給，一宿就，嘴巴裡罵着：

——時，跟咱右爺作對勁兒，第二由上那個勁兒？說異那老怪！

——老怪，你那了凍不死，自個不給她安。

老怪似的人跑掛了去。

從水缸那邊一直拐到昨夜裏通的橫街那兒，一個兒頑固地獨自嚼嚼着，那種習慣勁跟他擺着的腳步，他在一起十分調和的。

淋有大雨要。

榮春的老娘在第一街上笑着拐了兩個回來。

在阿八的裁縫店裡看右爺。

阿八，金根，還有幾個正談得出勁，一個，右爺，右爺，右爺抽泣。

老婆子熬不了什麼，自己住了哭，滿身虛汗的汗，一隻小鴨似的拐了進去。

——石老爺，石老爺……

她喘聲叫了幾聲，他們才分心注意到她，走了幾步。

——右老爺，我：我的榮春 昨天死 死了。

沒客，仍回別方面扯話下去。

種毛眼的，

——右 右老爺 我的女兒死了

右爺跟着其他幾個眼瞪了她一下

——你的女兒，跟咱說聲麼？老怪快些，滾，

金根趁勢攔她，步不穩穩的推出去

跌在門外是右爺上，哭喊：

老婆子自己沒爬起來，她始終沒走

雨，千萬條銀線似的直打她頭上，她下去，哭聲沒在雨

聲裡。

右爺跟在後面笑得止有勁兒地

那個點過後

由人理皮料的右爺又慢慢擺着步拐出來了。

像求乞樣的老婦人跟了上去

——白老

爺，榮春死得

苦噫！求老爺

施施給 普

「木匣」吧！

——求老

爺施了二十塊

錢吧！

——沒再話那

些，咱會欠那

老婆子還是跟下去，

她死的苦哩！

——右老爺 榮春沒死富兒，老爺夜夜坐的嘆，可憐

——不說那些，要錢，借 十兩去，西子利算，還使  
宜你，那婆兩天，不依你者！

老婆子謝了又謝，捏住了，走，走了去。

她一步一息地揚着，走了，走了，快，

突然，——右老爺手下的金，——右老爺生兒，打老婆子身  
後邊彈了去。

一個支不住，在一枝電桿邊倒下啦！

打着哈哈，那幾個動走了

老婆子咒着人，才才負着倒加壓起來，喝藥紙，只有

一張了。

夜色壓了下來，雨更升，老婆子哭腫着街邊

第二天清早

走路人發現小程那裏有個老屍體，有心人呼個看：

——左勢壞，——壓打老婆子也害死了！

黃昏上，右老爺那裏在那家小酒店內消度着，他沒把那

點事放在心上。

酒客有幾個計過那母女兩個的死，有指柏代為不小氣的

說：

——第一街上冤事愈出愈多啦！

右老爺聽那句話不舒服，站起來，一下扭着樣子，細紅  
右臉吐出來。

——那個說冤事，咱明白今是十分應該，人下那種人死  
一個，也算得極罕。

其他那些人，一股氣壓了去，壓自胸膈間，昂頸內靜肅

下來

半響，一個青年夥子自己默默嚼着。

——……死一個等癩一條豬一樣的。

右老爺又是扭着身子，壓在黃昏的街頭了，拐過水廬，

再過去又在榮春家那屋門那兒了，門是緊緊的閉着。

（沒有了榮春，但是也等！自當的如姑娘多哩，妻記得

那丫頭嗎？芬姑就比榮春更白淨生兒呀）

許多人的就懷恨那壓在板板上閃了過去

（有錢總得買度綸騰的夜晚呢，一個人活在世上做大傻瓜

新聲，

一顆心在黃昏裏要笑着，

擺着，擺得很慘，拐進西八的裁縫店了，自己也不知怎

麼的。

正是如日了，那個詞歇回，——右老爺去去的

一個十六歲的芬姑，可給她痛加快快的人夠勁哩！

——住右老爺那像一頭小最似右那個女孩，芬姑自如被

嚇在一——猛回自嘴已響，還扭扭扭扭嗎。

解了她的衣褲，人手指在她身軀各部分扭捏着，[芬姑哭

聲叫，哭啦！

那顆老淫心笑着。

——姑娘，那也要哭嗎？

——笑笑吧！讓咱娶了你吧！

……

夜，悄悄地在淫污裏過去。

天還沒十分亮，那個老怪物先爬了起來，一股難臭的酒糟鼻吻着十六歲少女的乳房，一下，二，三，四……

把芬姑逼得癢癢的，不自然的苦苦地笑啦！

把兩張單圓票塞在她奶子邊。

——那點給你買花露水香粉吧。

幌着袈裟式的大衣服，拐了出去。

芬姑沒看一眼就把兩張票子丟到地板上，拖上棉被蒙着頭，傷心的哭了。

芬姑投水的消息傳出第二天。

那個老怪物石師叔也不見了。

第二街上的議論鬧得紛紛，茶館，酒店，街頭全談着，石師叔的遺孽已展給了大家看，憤恨那老怪物的心是大家一致了。

朱杏生跟金根拼打着，但是金根吃了下風，滿街的人全罵他，他雖膽也聲勢不對勁，當夜跟幾個同夥的溜到鄉裏去了。

——石師叔那老怪物，咱們全受夠他苦啦！他再來鎮上

，私做活埋他，犯眾大家一起完好啦！

大家鼓着手掌，全一致贊成朱杏生的話。

二個月過後，還沒人知道石師叔那兒去了？裁縫阿八揣想那老怪物該是給天雷打死在江裏了，也有揣想他真給人活埋了……

秋天。

從報紙上有人看到石師叔已混到了「官衙」，並說將調任到鎮上來。

現在石師叔是警察局長的他位了。但是第二街上的人沒一個相信他會懂一條警察的。

一個下午。

輪埠頭警察持着旗幟，寫着各式歡迎新局長的「口號」在沿路爆竹鞭炮聲中，那個胖胖身材的老怪物，穿着新軍服，又擺步在街上了。

那模樣，真是壯嚴的局長模樣！

### 三天

羅洪

「天老爺真是——又這麼下起雨來！」

有發看見他弟弟從東邊走過來，便這麼說着，聽那聲音，好像故意要他弟弟聽到地，說得怪響亮。可是他弟弟提着鐮刀急急地搬動那凸滿青筋的小腿，直往屋子裏進去。於是發也忙着收拾正在修補的幾隻破麻袋，滿身水珠地鑽進屋子。他站在門口把身子抖擻一下，兩隻手又交替着在左右肩膀上一拍，水珠子向四面飛了起來。他弟弟却伸直了頸子，一口啣着紫砂茶壺的嘴，喉核「上一下地動着，咕咕地響了好半天。放了那茶壺，兩手便抹着濕漉漉的頭髮。

天好像開玩笑似的，只放了半天晴，又那麼陰暗了，漸漸兒那陰暗更濃重一點，一絲絲雨條子又從空中掛了下來。人們都嘆一口氣，生怕罪過，便把怨罵老天的話嚥到肚子裏，換上了一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看樣子老天是要滅盡我們窮人的！」大家都這麼說。

他們心上都浮起個黑影子，晃動着給老天滅盡時候的慘劇。可是話雖這樣說，大家都不敢，也不願往這方面多想一想，因為誰都想活下去，不願給天滅，而且誰都盼望老天爺發點慈悲，放幾天晴。

要是再這樣十天八天，田裏的稻不能割起，一定會苗了芽，沒有用的。今年夏天田裏正用到水，却乾了兩個多月；白天黑夜都要尿水，險些兒把人累死。這麼拚了命過來，稻禾總算沒晒成乾草，結成了狗尾巴那麼長的穗。大家正慶幸着還不至逃荒做難民，老天却又接連下着雨，把個秋收時候又弄糟了。

有發向他弟弟看了幾眼，想說什麼似的，把嘴張了一會，又看到門外去了，門外的天是陰沉沉的，那鉛塊一樣的烏雲，好像要跟雨條子一起往地面壓下來。他摸摸下巴上面三分多長的一大堆鬍子，拖條板凳到門口，一邊坐下一邊說：

「有才，你怎麼樣，到底答應不答應？」

「我早對你說過的，我不答應。」做弟弟的把頭髮上水跡揩乾以後，兩隻手在黑布襖上擦了一擦。

「我說，你就答應了吧，你媳婦到陸大爺家做奶媽，自然不會吃虧的，況且家裏少個人吃，又每個月拿進工錢來，

有什麼不上算的！」有發又膽怯又焦急地望着他的弟弟，一會兒又望望門外的兩條子，他自己也記不清這個話已經說過幾遍了。

可是有才沒朝他哥哥望一眼。他只是低下頭，把兩隻赤腳在地上揉，停一會那右腳的大趾頭蹣跚起半寸多高，像發子那樣的，用力把另一腳的小腿撐了一下。聽有發說完這些話，他便抬起頭來釘住門口的哥哥說：

『你老是這些話，我聽都聽得厭了！去做奶媽，自然可以賺一點錢，可是到陸大爺那邊我就不肯。我們借他的錢，每月出他二分利息，為什麼一定要她去做奶媽才肯借？他這什麼道理！他要自己的兒子好，我難道不要自己的兒子好嗎？我一定不肯，我不高興把孩子貼到人家去，變得小孩子那樣瘦得可憐。』

『他們用的那個奶媽不好，奶水少，你媳婦年紀輕，奶又多，他們自然中意了。正好我們又要向他借錢，怕我們不肯，才這麼要我們先答應的。』有發一雙眼睛一忽兒釘在地上，一忽兒釘在有才的臉上，好似也埋怨着自己的多話。

『奶媽也多得很，為什麼一定要揀中我們？我就不服氣！什麼大爺不大爺，他們的心最狠。他好像二分息還賺小，故意要爲難我們，我是知道的。』

有才把聲音也提得高了起來，看見他哥哥不接話，又說道：

『你是一看見陸大爺的影子都怕的，年紀比我大十來歲

，膽子只有芝麻那麼大。怕他們什麼？越怕他們，他們越厲害。我現在是看邊的了。』

『我不信你看邊，你是聽了胡永良的鬼話才變成這樣的。』哥哥好像生一點氣，把那雙絡繹紅絲的眼，用力地看着有才的臉。好像在問着：你能不能抵賴我這個發見。停一會又低了聲音說：『有才，你不要去學胡永良的樣吧，這小子在城裏住了兩年，什麼人都不在他眼裏了。我看他一定沒有好結果，你不要去學他。』

有才沒說話，那張給太陽晒成醬色的長方的臉，兩個額骨一抽一抽地動着。這時候，屋角那邊柴窠裏的孩子，猛的哭了起來，眼前這覺鬱的沉默，給這清脆的哭聲衝破了，兩人都鬆一口氣。隔壁竈間裏一個黑圓臉子的女人走來，抱起孩子又匆匆地走了。

『想想吧，龍會的借款只有三天期了，你答應了吧，快不要說那些負氣的話，我們龍人是不能這樣的。』有發換了柔和的聲氣，走到桌子前邊拿了隻水煙袋，那樣子好像要跟有才談上半天似的。

『不要說這些空話，我只對你講，她走了家裏也不行，我們兩個人忙得到田裏做，屋裏燒飯那些事誰去幹？去年嫂嫂到城裏去做活，你自己說阿根的娘不能去，家裏留個把女人是有用的。你現在又這樣說了，真是……』

『真是阿彌陀佛！現在事情急了就不能這樣說的。你這個人怎麼說不過？龍會裏借的錢到期不能不還的。可是天老



是這麼下雨，來不及糶米，總得想個法子。龍會裏的錢要是差日子，下同借不動，我們以後就難活了。」

『我管不得這許多，我們做來做去，只在債堆裏翻筋斗，你急死也不會出頭的。到月底再說，看他們怎樣就怎樣！』

有發聽着這個話便怔了一怔，他想到老實勤儉的弟弟，會說出這樣古怪的話的。他睜着那隻血紅的眼，想說什麼話，可是沒等他開口，有才早站起身子，走向門外去。

看着兩點打在有才的身上，在東面屋角邊消失了去。他禁不住楞了一會兒，等到紙糊子越燒越短，燙到他手上，才猛的手臂一縮，把水煙袋擱在門檻邊，心裏埋怨着有才又到胡永良那邊去了。

那小子這次回來不知又帶了些什麼鬼話來的，有才這麼默頭默腦的老跟他去說話。去年回來一次，把有才他們幾個小伙子都教壞了，都變得那麼倔強，動不動說些古怪的話。這個真不是好兆，有發在肚子裏說，小伙子是應該耐點兒苦的，只要能夠耐苦，總有一天身上會沒有債，會好好地過日子。鄉下人要個錢，那裏不是把力氣換來的。前村的王根福，他老子死後丟了一身的債；他咬緊牙齒做，田忙時候白天幫人家做短工，早晚做自己的事，放着那些零星的生活，到半夜爬起來再做，吃那麼十多年苦，一身債到底也還清了。難道像胡永良那麼說幾句大話，把有錢人牙擦擦地罵一通，債就沒有了嗎？有發覺得這樣說大話是更糟糕的，他們只是

想偷懶罷了。就說他自己罷，廿三歲上死了父親，那時候才年紀還小，做不了多少事，他一個人辛苦了七八年，還清了父親身後的費用，又替有才成了一門親。雖沒有了清舊債，可是移東補西地一年年過去，總算新債沒多起來。不過年頭確是一年壞一年，要是到鎮上去買點東西，總是一年比一年貴。照胡永良他們說起來，又是有錢人在中間作怪，他真不懂得這些話是怎麼想來的。那一年鬧蟲災的時候，田裏一顆米都沒收起，雖是到倉間裏去報了荒，租米可以不還，可是自己飯米也少不了的，而且債務的利息不能欠，明年種田本錢也不能少的；虧得陸大爺跟縣裏幾個師爺們商量，做成這個龍會，每人家都可以去借，只有按月分二的利息。借的時候，先在本錢中間扣去十分之一，譬如你借一百的，先扣下十塊，等到明年本利歸清時候，這扣下的，就在利息除去。不過大家先得交出押米，你種五畝的，每畝田量出一斗米，去存在這龍會裏，種滿十畝的人家，有一畝田就得量出五斗米了。這些米，算是有田人家的份，還租米時候可以扣劃。等到種田的吃完了自己的米，便可以向龍會去借，不過到稻熟時候，也要先還這種債來的。這個也跟龍會裏借的錢一樣，到了期不還，以後便不許再借的。要是沒這些大爺們發慈悲，這村子上的人，十家裏有九家不得過去呢。

有發重重地嘆一口氣，伸出右手摸了摸毛刷帶樣的鬍子，他不懂比自己只差十年來歲的小伙子，怎麼都變得這樣不學好，就說他弟弟，本來做事既勤懇，又不多說話，一村上

不論什麼事都沒有份。却不料給胡水良鬼鬼祟祟地說了什麼話，便變成那股討厭樣子了。

可是陸大爺那邊怎麼去回話呢？如果說有才不許他女人去做奶媽，那麼二百塊錢是不能借到的。要是大膽去答應的話，那有才又是那股蠻勁兒，看那神色是一定不肯的。

孩子的哭聲又從窺間裏衝着出來，那聲音很粗大，好像也生了點兒氣。這哭聲把有發的思索打斷了，他看看天空，雨已經小了好些，可是像鉛塊樣的黑雲，還是沉重地往地面壓下來。這樣子是三天五天不會放晴的。於是他又怨着老天，要是連下幾天雨，他們割起了稻，擠下穀子，那麼實在沒辦法的時候，把穀子去抵押點錢，也許有希望的。然而如今只剩下一畝多點稻，有什麼用！留在田裏的，非但抵不了錢，若是老天還下雨，就得糟糕，想到這裏，有發的焦急更厲害了些，他又重重地嘆一口氣。

同在這個時候，陸大爺鼓起那稀稀的幾十根牙齦，也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可是那聲氣決沒像有發的一樣沉重，雖是拉得那麼長，還遮不住臉上那股「傲然自得」的神色。

「大爺你莫這樣子愁，我總得替你想法子。」坐在陸大爺斜對面的黃忠樸露着滿口焦黃的牙齒，堆了一臉的笑，接着陸大爺的嘆聲說。

那陸大爺好像沒有聽見，他只顧望着右手裏的煙捲，那象牙煙嘴是新近從城裏買來的，有半尺來長，據說是最時髦的貨色。陸大爺雖不喜歡新派的事，可是這煙捲他倒贊成

的，比水煙袋強得多，又簡便，又好弄。他看着煙捲出神的樣子，只有三分是嘆息，倒有七分是在贊賞那隻象牙的煙嘴咧。

黃忠樸的笑臉收斂了一半，那排焦黃牙齒在外面露了一分多鐘，還不見陸大爺有什麼動靜，才閣上了嘴唇，把舌尖潤了潤抵排焦黃的牙，又堆着笑臉說：

「大爺你莫愁，得了個寧馨兒，多點周折也小意思。換奶媽，你府上說聲要奶媽，那個不顧來，儘你大爺挑剔好了。」

「挑剔自然儘夠挑剔，不過好的也不常有，我要越快越好。你不是說有才的老婆那奶水挺好的，那一定叫她先來試試。」

「可是……可是那個教子，……」

「那個教子等他們答應了我肯借的，要是不來，讓他們也向別人去借好了。」陸大爺把末了一句話說得格外沉重。他心裏十分明白，有發他們在這時候要借錢，除了他陸大爺是沒有別個人的。

黃忠樸又露出了上排的焦黃牙齒，顴角六七條皺紋緊緊的擠在一起，一副嘴臉可憐得怕挨打似的，好像他就是有發或是有才，陸大爺說一句就恭恭敬敬地接應一下。他最明白陸大爺的脾氣，別人跟他有什麼執拗，他決不肯輕易放着過去。有發他們如果不答應這個條件，陸大爺生氣來，非但不肯借錢，也許有別的手段，譬如……

他黃忠樸寫好比做了陸大爺肚子裏的蛔蟲。陸大爺站起身子，匆匆丟了二分長的煙屁股，小聲兒道：

『今天廿七是不是？』

『唔，昨天，……昨天廿六，對的，今天是廿七。』

『那麼他們向龍會借的二百塊錢，只有三天就到期。哼，龍會的錢那一個敢拖延一天半天，他們總得想法子。我說，忠樸——』陸大爺又向黃忠樸走近一步，怪親熱的樣子。

『你去對地保說一聲，叫他到有發家去催得緊一點，看他們強到那裏去！』

黃忠樸連聲應着，他心上有股膩膩的感覺，每逢陸大爺跟他表示點親熱，就覺得心上怪膩膩地，像是給女人的手撫摸着似的。他做了陸大爺的心腹，靠陸大爺每年貼補他五十塊錢，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那種膩膩的感覺只有過三次。一次是鬧蟲災那年，做成龍會的時候，縣裏王師爺他們要把押米放在鄉公所裏，算是積穀的地方。陸大爺急得什麼似的，要黃忠樸想法子，他才出了個主意，叫地保們對王師爺這些人說，米放在鄉公所是蠶不住的，鄉公所裏的人嘈雜，有什麼岔兒，沒人負責。陸大爺家裏有寬大的穀倉，只要分出兩間就夠用了。而且陸大爺素來熱心公益，他決不疼着這兩間屋子不能借用的。這樣幾次一說，事情果然成功了，那時候陸大爺曾親熱地誇獎過他，第二次是去年的事，陸大爺做過五十歲的壽，還沒得個兒子，娶上三房姨太太，都只生女的。陸大爺很看重『無後爲大』這個不孝的罪，所

以對這樁事是十分憂鬱的。黃忠樸明白他的苦衷，便做了個媒。他常聽陸大爺說周四的女兒很美的，要是衣着好一點，比他三個姨太太都美，於是他再三跟周四商量，本來許的親化一百塊錢解了約，那瓜子臉的周四的女兒，便做了陸大爺第四房姨太太了。也算這毛頭姑娘有福份，上個月居然生了個男娃子。在滿月那天請客時候，陸大爺曾親熱地敬過他一杯酒。

這一次，便算是第三次了。

『只有三天的期，大爺你放心，他們逃不到那裏去的，沒有你大爺，他們借不到錢。有才那小子再強硬些也沒用，龍會的錢到期總得還，不怕他拖住老婆不許做奶媽！』他也學着陸大爺那種說話的樣子，搖頭擺腦地，好像讀着文章。

『唔……唔唔，』陸大爺在喉頭響着，兩隻手筒在袖管裏，低下頭藏着方步。

看這樣子黃忠樸知道不必再跟他說什麼話，陸大爺已經想到了什麼心事。於是黃忠樸便告辭着走了出來。

兩腳還沒有住，東北風吹過來，全是一股濕氣，看天色一時還不能放晴。黃忠樸提着兩隻沉重的雨鞋，走在泥濘的路上，身子搖擺不定的，常常要倒下去的樣子。可是他心裏十分高興，如果這三天裏邊能夠把事情辦好，陸大爺也許會送隻把蹄子給他吃呢。於是那濕漉漉的泥地上面，隱約地映着有發那可憐的臉，好像在哀求他：黃先生，你可憐可憐我吧，求你去跟陸大爺商量一下，請他發點慈悲，那筆款子就



賣武

李樺作



兄弟

唐英偉作





失業問題

胡同光作



愛國運動



勞觀者

甘人更作

蕭劍青作

# 漫 畫 漫 話

廿四年五月號

編輯人

發行人

總經售

印刷所

蔡荃荃

蔡若

黃凌

世

虹東坡 鈞號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上海南京路保定路口

文華美術印刷公司

電話五〇九一二號

每冊二角 每月發行

預定全年二十冊

國內二角 國外五角  
香港及澳門三元五角

## 廣 告 價 目

元十三頁半	元十六	頁全	面封裏
元八十頁¼			
元五廿頁半	元十五	頁全	面背
元六十頁¼			
元五廿頁半	元十五	頁全	面背裏
元六十頁¼			
元廿頁半	元五十三	頁全	位地通普
元二十頁¼			

上開均係實價無折扣

## 本 社 啓 事

(一) 李輝英先生因另編一刊物，以後「漫畫漫話」另聘蔡若虹莊啓東兩君負責

(二) 本期因內容與前期稍有出入，同時集稿時已經是很遲了，以致延期出版，請讀者原諒。

(三) 「平行線」因另出單行本，所以不再續刊。

(四) 近接外埠各書局要求批發及經售之函件甚多，查本刊除定戶直接向本社預定以省手續外，同業批發等事，請向上海雜誌公司接洽。

(五) 本社 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  
電話 一九八〇二號



# 保肺漿

止咳化痰  
養金益肺

## 保肺漿

肺爲嬌臟最難調護清金畏火熱則而肺傷矣肺主皮毛寒則鬱鬱而肺又傷矣故肺癆一症幾徧寰球而以中國爲尤甚方藥雖多輒無實驗此漿係哈蘭士醫生秘製風行各國卓著成效能調肺氣能清肺炎能搜肺絡之留邪能補肺葉之損蝕能滅肺中之微菌能殺肺中之微生蟲能調治于已病能防護于未病名曰保肺漿誠可當之而無愧焉

### 主治

肺癆肺炎肺痿肺結核寒咳熱咳乾咳久咳痰飲咳血咯血氣喘氣鬱骨蒸骨癆一切肺病均可照服

### 服法

每服一羹匙飯前一小時開水沖服日服三次小兒十二歲以下減半六歲以下三份之一三歲以下四份之一一歲以下忌服

### 價目

大瓶每瓶洋壹元肆角伍分每打洋拾貳元伍角 小瓶每瓶洋壹元每打洋拾元



總發行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太和藥房